

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在京首演

浓郁民族元素呈现感人筑路故事

□本报记者 王冕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6月30日至7月3日,国家大剧院历时两年精心打造的原创民族舞剧《天路》在京首演。这部现实主义舞剧以改革开放重点工程青藏铁路为创作背景,生动讲述了青藏铁路二期工程修建过程中不畏艰险的铁道兵筑路人与当地纯洁质朴的藏族同胞之间心手相连的动人故事,展现了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在新时代不断创造非凡业绩的精神风貌。剧中,黎星、王巡冰、冯敬雅、秦丹妮、拉巴扎西、曾明、宋玉龙、李超、于建伟、王金格、索朗群旦、吕诗琦等青年舞蹈家与来自吉林省歌舞团的演员们通力合作,将这条“天路”上的每一个人物鲜活立于舞台之上。民族风格浓郁、情感饱满充沛的肢体语言,充满历史沧桑与现实质感的舞台视觉呈现,带领观众一同走进那段艰苦卓绝的筑路岁月,将“天路精神”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

一段筑路与心路交织前行的故事

穿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堪称世界铁路建筑史上的奇迹,对于改变青藏高原贫困落后面貌、增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具有深远影响。几代青藏铁路的建设者们虽身处不同时代,却怀着同样的激情与梦想,用年轻的身躯和钢铁的意志去铺设这条充满希望的“天路”。国家大剧院副院长赵铁春介绍说:“早在2016年7月,国家大剧院就确定了以青藏铁路建设为主题来进行舞剧创作。舞剧《天路》用舞蹈特有的艺术形式反映了三代人不忘初心、坚守筑路的感人事迹,展现这条富裕之路的来之不易,凸显民族团结、军民一心的精神内涵。这是国家大剧院继《马可·波罗》之后打造的又一力作,不仅丰富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剧制作,其所具有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也将带给观众诸多启发。”

据悉,2017年3月,《天路》主创团队本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理念,专程赴青海、西藏采风,乘坐火车从西宁途经格尔木、那曲远赴拉萨,亲身感受青藏铁路沿线的自然与人文风貌,体验在高原缺氧环境下工作的艰辛与不易,将采风的所见、所感、所得进行艺术的提炼与再加工,融入到舞剧创作中。该剧编导罗斌表示,无数次听过《天路》这首歌曲,无限辽阔里裹挟了无比的情愫、无穷的长情,这激发自己创作了这个筑路与心路交织前行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核心是在两条线索中运行的:藏族与汉族同胞精神上的诉求是一条主线,他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在追逐这种信仰;另外一条线索就是修路,青藏铁路缘起的时候正是故事的发生点,全剧经历了整个青藏铁路兴建、停止又复建这样一个历程。”

一个能够打动当下观众的“精神内核”

《天路》中运用了大量的藏族舞蹈语汇,通过藏族舞蹈宁静与和谐之美,体现了藏族同胞的朴实与沉稳。同时,剧中还融入了刚劲有力的军旅舞蹈风格,使汉藏



两个民族、军民两个群体的人物肖像通过舞蹈语汇清晰明了地展现给观众。在演员们的真情流露中,不少画面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编导力求为每个人物、每种情绪都找到与之相对应、符合内心状态的舞蹈动作,让观者能够切身感受到角色在舞台上经历的挣扎、喜悦与痛苦。虽然整个故事中有着许多的离别与不舍,但还是别出心裁地安排了很多诙谐幽默的段落,例如弟弟索朗悄悄“偷”主人公卢天的口琴、铁路建设者跳起不熟悉的藏族民间舞时的窘迫等等,这种轻喜剧色彩的处理方式使得所有的分离更加深刻,让真挚的情谊倍加珍贵。

《天路》总编导王舸对藏族的风土人情和民族文化情有独钟,曾多次到藏区采风,积累了大量舞蹈素材。他在谈到《天路》的总体构思时说:“青藏铁路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也是我舞剧导演生涯中所面对的最复杂的作品。一部舞剧不仅仅是表现技巧、展现故事、编排调度,更重要的是应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魂’,一个能够体现时代特性、展现现实意义、打动当下观众的‘精神内核’。希望《天路》能让观众看后有所回味和触动,以自己的尝试在中国舞剧探索的道路上添砖加瓦。”

一种世代流传的“天路精神”

在音乐方面,《天路》以史诗般交响乐风格的创作方式,融合经过提炼的原生态音乐素材,同样呈现出浓郁的民族风味。该剧音乐总监印青专门授权其作曲的同名歌曲《天路》为此次舞剧独家使用,他说:“舞剧《天路》不仅是现实题材也是红色题材,敢于用舞剧的形式直接表现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成果,这是国家大剧院

的一次重大突破,无论从现实意义还是艺术形式上都会起到引领作用。”该剧作曲杨帆表示,“天路”没有生命,它只是静静地随山势起伏蜿蜒,与四季冷暖为伴;但它又见证并承载着太多的记忆、信仰、坚守、羁绊,它是用生命铸就的。舞剧音乐创作的难点和挑战在于音乐既要与舞蹈肢体语言、戏剧情境相融,又要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舞剧《天路》的音乐更多追求内在情感的表达,同时代表着剧中人物和扮演角色的演员们的内心,这种情感空间无疑是多维而复杂的。时而贴近、时而间离,音乐与舞蹈所产生的化学反应或许就是这样。”

演出过程中,舞台实景与多媒体投影的完美融合,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雪域高原的壮美、酥油灯燃起的希望以及隧道塌方的惊心动魄。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站起来,那不畏艰险的决心、勇于奉献的精神和民族团结、军民一心的真挚情感,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当剧中的建设者们在台上扛起整根铁轨的时候,他们托起的不仅仅是西藏人民的幸福路,更代表着一种世代流传的“天路精神”。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青稞酒酥油茶会更加香甜,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当天籁般的童声回荡全场,台下的不少观众也情不自禁地随着轻声哼唱起来,并依依不舍地意识到演出已接近尾声,其中,曾参与过青藏铁路建设的李如银、李仕强心情格外激动:“感谢国家大剧院以这样一部舞剧真实还原了我们铁道兵当年的工作和生活情景,欣赏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让人心潮澎湃,好几次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今后我们将尽自己所能,把铁道兵的精神和军魂传承下去”。

(摄影:王小京)

2017柏林戏剧节作品《轻松五章》来华演出

今年是柏林戏剧节在中国举办展演的第3年,去年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的柏林戏剧节作品《他她它》《国家剧院的绊脚石》在业内外引发巨大反响,也让中国观众有机会观看原汁原味的德国戏剧。7月7日至8日,2017年柏林戏剧节最受关注的戏剧作品,由米罗·劳导演,CAMPO艺术中心、IIPM与德国柏林苏菲娅萨勒剧院制作的《轻松五章》亮相天桥艺术中心,这也是3年来第6部来华演出的柏林戏剧作品。

《轻松五章》题目来自《五首简易小品》,是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为自己的孩子所创作的钢琴四手联弹作品。然而

(徐健)

北京人艺新戏《玩偶之家》让娜拉首先是一个“人”

北京人艺年度新排大戏、易卜生名作《玩偶之家》7月20日将在首都剧场上演。该剧由任鸣担任艺术指导,韩清、丛林导演,孙茜、李洪涛等主演。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的代表作之一,曾被多次搬上国内外的舞台,而此次的北京人艺版将带有自身鲜明的特点——让经典回归文本。“我们有责任去做一些普及工作,让大家去熟悉经典。”丛林认为,给予这部作品细腻的解释,是对原作最大的尊重。“经典就是有几代人在演,有几代人在看。”三一律的戏其实很难写,所以易卜生的这部戏对演员和观众来说都很难得。”

“《玩偶之家》就如同一个黑洞,吸引着我们每个创作者,去想去做,去触碰我们熟悉又未知的东西。”韩清表示。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上演的版本中,一直作为“女性”觉醒的代表的娜拉,更多地被回归到“人性”的层面,“我们重点在‘人’上下功夫,娜拉首先是一个‘人’,之后才是‘女人’”。对于人性的探寻,让我们可以穿越上百年,找到与作者笔下人物的共鸣。我们对她的认同感,会让观众有带入感。”对于作品的探究,让主创们除了去琢磨怎么呈现,更多的还是在思考如何理解,让一个经典的形象带有现代人的思考和解读。

(剧评)

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将首演

由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出品的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将于7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剧院首演。该剧改编自“冰心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常怡的原创童书作品《故宫里的大怪兽》,由叶逊谦执导,常怡与刘科汉联合编剧,李猛作词作曲。

该剧讲述了一则关于故宫里的大怪兽的奇幻故事。每夜幕降临,故宫里都热闹非凡,吻兽、天马、行什、霸下等怪兽们开始活动,可是由于人类的遗忘,怪兽们准备离开故宫,女主人公李小雨在故宫捡到了一只神奇的宝石耳环,从而误打

书林漫步

我写过访谈录,也很喜欢看访谈录,现在也有人称它为口述史。这种题材的优点是可读性好。它的生命在于它的真实性。它让你看到这些口述者的人生的“秘密”、创作的“秘密”,以及种种不为人知晓的“内幕”,这些是最诱人的,也常常给人以启发。有时,它也是重要的研究资料。但是,只要它不真实,它带来的种种影响也是可以预期的。现在满大街的口述史,一些自卖自夸的东西,很快就会成为过眼烟云,成为垃圾,甚至使口述者失去公信力,以致遭到唾骂。张驰这本《中国当代戏剧名家访谈录》,它的真实性同样需要考验。不只是她的访谈录,所有的访谈录,自问世,就必然遭遇被审视被检验的命运,自然也在考验它的价值。

张驰原来是《戏剧文学》的编辑,对戏剧界的状况很熟悉,所以选的访谈对象多是戏剧界很有吸引力的人物,如林兆华、查明哲、田沁鑫、任鸣等,他们都是新时期有代表性的导演艺术家。剧作家选了魏明伦、何冀平、过士行、邹静之,也都是新时期剧作家中的风云人物。这样有目标的选择,不但可以了解其人,更让我看到新时期戏剧发展的一些内幕,呈现戏剧界的一些真实的面貌,这往往是一般的戏剧评论甚至戏剧史难以做到的。这部专注戏剧人物的访谈录,为研究新时期的话剧会提供一些可供参照的资料,如果是这样的,那么它的价值就值得首肯了。他访谈的这些戏剧界人士,都和我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看了他们的口述,对我颇有启发,不免感想联翩,于是顺手写出我的随想。

我很喜欢过士行的剧作,他的《鸟人》一出现,就给当时沉寂的话剧舞台带来惊喜。多年没看到他的剧作的演出了,因此,就很想知道他生活的怎样,创作又是如何。他谈得不错,我很赞赏过士行的谈话风格,很实在,没有虚张声势,可以看到他创作的甘苦。“闲人三部曲”让他以独特的风格屹立在话剧舞台上。他很坦诚地说他的剧作,因为导演的缘故,而不能使他满意。这是剧作家常有的感慨,不过有的人不敢说罢了。尤其在这个导演统治舞台的时代,有人给你的戏做导演就不错了。现在人们都说没有好的剧本,不过,有时我也喜爱遐想,如果导演不识货,不也淹没了吗?还有,好的导演确实需要好的剧本,好的编剧也需要好的导演。如果契诃夫没有遇到斯坦尼,可能他的剧本还停留在纸上。反之,如果斯坦尼没有发现契诃夫,他也不可能成就他的导演学派。老舍的剧本,如果没有焦菊隐的导演,他的剧作也不会有舞台上的辉煌。我说,《茶馆》是老舍和焦菊隐共同创造的。编剧和导演之间,其中际遇玄机,不知因此而耽误了多少编剧和导演。

对林兆华的采访也是我所关注的。我和他可以说是老搭档了。他的剧作工作室,最早就是附属在话剧所名义下。后来,还一起在于此之的鼓励下成立过导演艺术学会,共同筹办于是之戏剧学校。对他的印象,他是个干事的人。他这次口述还是很认真的,记录了他创作的甘苦。几十年下来他做得很辛苦,至今仍然在做,我很佩服他这样的心态。关于他的导演,有他的成就,但也有争论,在北京人艺内部争议就很大。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听到剧院的人对他的批评,而且是带有情绪性的批评。我在会议上就很诚恳地说,林兆华这样努力地导戏,有他的追求,即使他有值得探讨的地方,无论是经验和教训,都是北京人艺的财富。林兆华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的人物。在我看到的对林兆华的评论和研究中,还没有写得更好的论著。他的导演集中体现新时期戏剧导演戏剧艺术的发展水准、经验和教训。他很想学焦菊隐,把话剧同中国戏曲结合起来,但是,他的主要弱点是缺乏焦菊隐先生那样的学养和功底。这不单是他的问题,是一代人的缺憾。中国话剧的发展从整体上说需要文化修养的积累。

魏明伦的言谈,我是很喜欢的。他看似语出惊人,不按常理出牌,细细琢磨,都是令人思令人想的。张驰一上来就同他讨论他的《中国公主杜兰朵》,他觉得魏明伦写得还不够残酷。一下子就把魏明伦调动起来。他说,“我的意图本来就不重表现她的残酷。”于是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他说杜兰朵的外国故事是杜撰的,他们对中国不了解,“就像我们现在不了解火星人一样”。“他们把我们中国人臆想得非常阴狠毒辣”。“他们是夸大了东方人的愚昧”。他说普契尼的歌剧,他编故事的背景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把杜兰朵写得那么残忍,在于宣“西方会用一种爱的文明力量化解仇恨,征服东方”。我觉得魏明伦是很真诚的,在讨论中,他毫不客气,他批评张驰说,从你对杜兰朵的理解,“反映出你们近代人对生活理解比较肤浅,因为你们就是杜兰朵,确实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考验,不知道生活忧患,你们就是在蜜水罐里泡大的。”这些,都看出魏明伦的性格,也正是他的“可爱”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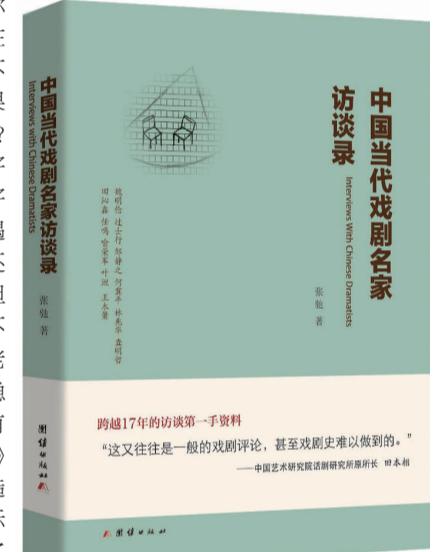
对于何冀平,我很熟悉,但是没有过交流。我认识北京人艺,就是从她的《天下第一楼》开始的。我担任话剧院的所长,第一次参加戏剧座谈会,就是在全聚德烤鸭店召开的《天下第一楼》座谈会。想不到对这个戏有着那么激烈的争论。一位副评人指着墙上挂表的指针说,你北京人艺就停在这里吧!当时,就有人说它是短命的,演不了多少场。而这个戏却演出了500场,成为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这样的争论对我关于中国戏剧的思考起到启蒙的作用。

何冀平谈话十分朴素,但却极为睿智,看似语出惊人,却能说到焦点上。他很懂得我们的社会,更懂得香港。就创作环境来说:看似不同的制度,但是各有各的“规矩”。但何冀平有一个创作的原则“在满足对方的需要中加进自己的立意,是我的一贯做法”。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它的实质还在于他要写出自己的东西。犹如在足球场上踢球,有场地的范围,有踢球的规则,都是有限制的。就在这样的限制中,有的踢得很好,有的踢得很臭。她就是要在限制中“踢”出自己的创意来,自己的水平来。譬如他在北京写的《天下第一楼》,接着写的《德龄与慈禧》,以及看来是遵命之作的《甲子园》等。我看何冀平是一个有智慧、有才华但却不露声色的剧作家。

在这部访谈录里,还专访了二人转研究专家王木箫,她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二人转研究专家王肯的女儿,这个访谈是颇为珍贵的。让我们了解到他们父女两代人研究成果。还有一位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大学孔子学院的院长、比较戏剧教授,讲述了她从一个工农兵学员到美国大学教授的成长历程,也多少看到这一代人治学的经历。

——评《中国当代戏剧名家访谈录》

□田本相



跨越17年的访谈第一手资料

“这往往是一般的戏剧评论,甚至戏剧史难以做到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研究所所长 田本相